

李白的“突破”为什么好(二)

叶嘉莹讲诗词

“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，雷凭凭兮欲吼怒。尧舜当之亦禅禹。君失臣兮龙为鱼，权归臣兮鼠变虎。”这两句是对句，本来可以不对的。

“或云尧幽囚，舜野死。九疑联绵皆相似，重瞳孤坟竟何是？帝子泣兮绿云间，随风波兮去无还。恸哭兮远望，见苍梧之深山。苍梧山崩湘水绝，竹上之泪乃可灭。”

光看这首诗，还不知道李白诗歌的变化。另外还有一首诗《鸣皋歌送岑征君》，可以只看它形式上的长短和押韵的变化。“鸣皋”是一座山，李白的朋友岑征君在这里隐居过，后来走走了，李白就做了“鸣皋歌”送给他。

“若有人兮思鸣皋，阻积雪兮心烦劳。洪河凌竟不可以径度，冰龙鳞兮难容。逸仙山之峻极兮，闻天籁之嘈嘈。霜崖缙皓以合沓兮，若长风扇海涌沧溟之波涛。咆柯振石，骇胆栗魄；群呼而相号。峰峥嵘以路绝，挂星辰于岩。送君之归兮，动鸣皋之新作。交鼓吹兮弹丝，觞清冷之池阁。君不行兮何待，若返顾之黄鹤。扫梁园之群英，振大雅于东洛。巾征轩兮历阻折，寻幽居兮越。盘白石兮坐素月，琴松风兮寂万壑。望不见兮氛氲，萝冥冥兮霰纷纷。水横洞以下绿，波小声而上闻。虎啸谷而生风，龙藏溪而吐云。

块独此幽默兮，秋空山而愁人。鸡聚族以争食，凤孤飞而无邻。嫫母衣锦，西施负薪。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，亦奚异乎夔龙暨于风尘。哭何苦而救楚，笑何夸而却秦。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，固将弃天地而遗身。白鸥兮飞来，长与君兮相亲。”

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，李太白这种天才，他掌握和运用文字的能力，想象的丰富，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所以我常常以为，如果一个人果然是天才，有这种掌握的能力，天下的事情、天下的文章，什么形式都可以用。我从来不愿意画一个条条框框，把人框在里边。我认为，不用说文章的格律可以打破，道德的格律有时都可以打破。只要你真的是一个天才，真的有本领，打破之后给人留下不朽的东西，你什么都可以打破。可是你得真有这个本领，已经打破了，但是地基一定要坚固，房子不管是什么形式，狂风暴雨之中不会倒塌。喜欢新

奇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喜欢出众，盖得稀奇古怪，但地基都没有打好，一阵风过，房子一下就倒了。什么是根基？根基在于你自己。李太白掌握了所有的格律，才能够破坏格律。

如果连基本的格律都不懂，就先谈破坏，怎么可以？一定先掌握了基本的原理、原则，然后才可以破坏。《孟子》谈人的求学，说到一句话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则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则资之深；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孟子说要深造先要学习、下功夫，大家现在都想速成，浮光掠影看两本速成的书，赶快就先把考试通过了。可是孟子说真正的求学是“深造”，“造”是说一个人要有造诣，“诣”是达到，“深造之”，一定要把一个学科、一门艺术，不管是什么，要达到一个最深的境界。“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”，然后才真的能够体会、领略其中种种微妙变化。不是别人给你限制，而你只知道跟随，没有把这个原理、原则了解透彻，所以“欲其自得之”，“自得之”是自己真的有了体会，“资之深”，“资”是用、凭借，所以可以凭借、用起来，才能有很深的功底。“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”，一定要很熟悉，用的时候自然就出来了，

因为你把材料融汇在一起了，“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”，不管你往左也好，往右也好，都有一个不尽的源头。孟子还说过，人的求学如同是一个泉源的水，从内心生发出来，是不断的。他说普通情况的求学是什么样子呢？就如同一个小水沟，七八月雨季的时候一阵大雨，水沟都满起来了，两个小时之后，太阳一出来，水都不见了。很多人读书是这样子的，赶快开两天夜车，好像什么都有了，三天过后什么都没了。对于一切的学习，都要从根柢学起，如果不肯花时间，都是浮光掠影，就永远不能达到“取之左右逢其原”的地步。而李太白之能够破坏格律，是因为他真正深入到格律最微妙的原理和原则中。所以不管长短高低怎么变化，中间有一种美，有自己的节奏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耕江

周子杰

对三峡人而言，大江如值得耕耘的田野。多年前，还没有长江禁渔。外公工作之余，他唯一爱好是钓鱼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，虽然外公每次都会笑呵呵带着几条长江鱼来外婆面前炫耀，但儿时的我总是担心：会不会抬不动鱼竿，收不回鱼线，理不清渔网，走不动那巫峡的滩涂。

2010年的一个傍晚，暮色四沉，长江边钓鱼的外公还没有回家，母亲叫我去河边看看。江滩泥泞，芦苇边的空气湿漉漉的，只听见风吹芦苇的“沙沙”，而昏暗的光线只让我捕捉到外公的背影。我站在大宁河斜坡的高处看河面，夜晚黑森森的河水与江岸融为一体，让我心中有些踟躇。“外公——”我朝江边大喊一声，“哎！哎——外公”我又喊一声。江面依旧平静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一连喊了几声，江边人家的藏獒狂吠起来，像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。我依旧没有听到任何回应。

还记得儿童时代，我偷偷在外公钓桶摆弄他的鱼竿，遭到他的训斥，之后我便很少与他同行。而外公年岁渐老，每次下班钓鱼，只有么舅前去陪伴，每次他将鱼线扔出，落入江心，他静谧的背影像耕耘的农人，渐渐显得高大而富有城府。

每每春日，外公钓鱼归来，总会悄悄地在桌边放上两根芦苇花。然后便是煮鱼，鱼的味道是极为清淡，不腻，不蜜，悄然间润了儿孙的唇，甘了外婆的口。也许外公给我的爱一直如清真鱼一般，多数时候是静悄悄的纯粹，不含一点杂质。大宁河上忽然闪起了探照灯，我起身看，外公——回来吃饭了！”我紧接着喊。“要得！你先回去”那水波粼粼中传来了回应。我像松绑似的轻松，踏着河边的滩涂，穿过上升梯，穿过水厂，穿过西转盘与东转盘，一路小跑，心里有一种踏实和安然。我默默在电脑前耕耘着文字，大江依旧东流，我童年六年级的作文本上，写着这样一段话：

“多年后，等我成年了，学会了钓鱼后，终于允许在江边垂钓，我会帮助外公拉线，帮他提鱼，他倒上一口药酒，然后我们一饮而尽。”然后，他对我说：“在江边上，我们都要努力工作，好生耕耘！”

春天里……

杜文宪

书上说：立于春始，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正在悄然铺陈；不负春光，需要我们承载着梦想和使命勇毅前行。我累了，一抹春光可以带来明媚，一帘春雨可以润物无声，一缕春风可以枯枝再绿，那么在春季难道不可以重拾心情、摆脱负累么？为此，我想给梦想和使命请个假，在这个春天里启程。

第一天，我要去那个香火不旺、旅游很旺的凌云观看看。春天的每一片新绿都是对生活的热爱，每一朵花的绽放都是对美好的期待，我却从冬天一路向北，跌跌撞撞，世面还没见多少，就已经到了颠沛流离、没有春天的年纪。或许能突然“悟道”，与曲阜孔庙对话“圣何可及也，文不在兹乎”，前半生写执着，后半生写释怀。

第二天，在追逐春天花海的路上，我忍受着孤独，疲惫不堪，从未追上春的脚步。本想让愉悦的心情如同春生初见，让岁月平凡安然，时光沧浪如诗。看着周边菜花，在海盗船两个端口之间来回徘徊，感受一下大开大合，高光时刻像打鸡血一样振臂尖叫，荡至低谷心口的阀门陡然关上。我想缓缓，将所有不屑，言于意表。再或者春睡一场，廖行之诗曰：持底赏春晴，清眼自爽魂。

第三天，春风中的暖阳，不热不燥。苏轼说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。我得趁此春日，拎一瓶烈酒，去看长眠在公墓的父亲，在他的墓碑前，告诉他今年巫山春天的李花、桃花和离他最近的樱花已如期开了。

“桃始华，仓庚鸣，鹰化为鸠”。挥一挥衣袖，掸落时光的尘埃。煮一壶春色，伴岁月情长。



《春姑娘》

朱云平 摄



寻访金坪古树

龚道鹏

慢慢扩大视野搜索，在满山的苍翠中仔细辨认那棵树，我看见有一棵树冠远远大于周围的其他树，他就是我们今天寻访的目标！

看着目标不过在直线距离千米的地方，可是要接近他非常不容易，要从海拔1400多米的登龙观下到600多米处，然后横着走一段路到达马鬃岭，再向上攀爬一段山路。因为曾经的羊肠小道多年没人走了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向导老朱，他的家曾经在古树附近，他也迁到山外十多年了，那里已无人居住。路已经不是路，老朱拿着砍刀在前面开路，我们在黄桷树丛中朝下面梭着前行，我在心里暗暗后悔不该来，今天怕是下得去回不来了，可又想既来之则安之，不能因为个人扰乱了整个计划，今天及时用手爬着也要完成行程。

他们几个男子汉也走得很艰难。杜助很聪明，一路将我们带的水放在沿路的树下，等回来的时候喝，我们一路走走停停，累了歇歇脚，补充点干粮继续前进，大约行进了2个小时才到一块平地，老朱指着一间破败的瓦房说这是他以前的家，门口的核桃树挂满了绿油油的果子，他打下几个让我们吃，真新鲜！嫩嫩的核桃果肉嚼着冒浆，先前行路的艰难一下轻松不少。李主任兴致很高，告诉我们下面就是后溪河，流到小小三峡就汇流到了大宁河，对面的山也有名字，叫“九个槽九把瓢”，朝下望去，一条深涧如玉带蜿蜒着向东流去，对岸的九条山梁之间形成了九个葫芦型，像极了过去人们用的水瓢，真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！

老朱看看太阳，提醒我们必须继续赶路了，天黑之前回不去就危险了，我联想到山里不会有狼？不由得冒冷汗。

大家只得站起来继续跟着老朱走，这时路上的障碍变成了一人多高的巴茅草，我们要从这边的山走到马鬃岭去，老朱的刀砍钝了，他干脆用手在前面扒开茅草，我们也只能学他这样前行，好几次我差点脚下踩空。

1小时后终于走出草丛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突然看见树上有不知名的鸟在欢飞，叫声清脆悠扬，仿佛轻快的交响乐，在空气中回荡。我们已经下到海拔600多米的地方，这里生长的植物和山上的有些不一样，草木茂盛多了，有开着蓝色花的扁竹，黄黄的野菊花……蝴蝶在花间起舞，不远处树上挂着一串串像香蕉一样的果实，金坪人叫猫儿屎，可以当水果吃。我突然闻到一阵阵香味，怎么会有花椒的香味呢？果然我们头上就是花椒树。各种琳琅满目的花草充斥着感官，都有点忘记此行的目标了。

走在最前面的老朱大喊着我们快爬上去，乌鸦树到了！

我们都兴奋起来，之前的疲劳一扫而空。上得山去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只见一棵约20多米高的大树立立在那里，绿色的树冠如同一把巨型大伞，足有几间屋顶大，黑褐色的树干裂出一道道皱纹，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历史，树干在三米高的地方分裂成三枝周长一米多的枝桠，笔直伸向天空。

中午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，在眼前形成七彩光晕，越发增加了古树的神秘，有一瞬间，我站在树前一动不动，此刻我是渺小的，由衷感叹着大自然的伟大！

李主任拿出卷尺让我们一起测量树的周长，可惜我们没成功，卷尺只有1.5米长，古树长在岩石上，有一半是悬空的，卷尺绕不过去，我们只能丈量他一半的周长，估摸着周长大概4米，后来请教林业部工作人员说至少有200年树龄了。60岁的老朱讲，他小时候看见这树已经这么粗了，林业人员说老树年龄越大长得越慢。

老朱开始给我们讲述关于这棵树的故事，他说这棵树有灵性，护佑着周围的人们，曾经住在树下的李家孩子考上大学在城里有了不错的工作，都搬走很多年了。

“为什么叫他乌鸦树呢？”我问他。

刚才我用手机识别，显示为黄连木。“因为经常有乌鸦聚集在树上，大家就称为乌鸦树。”我没有纠正他，让他保持着心里的美好吧。

太阳慢慢向西斜，我们和乌鸦树依依惜别。

回去的路全是上坡，我已体力透支，只能用手揪着树枝向上爬行，但我感觉比来时轻松，也许是乌鸦树赐予我力量了吧。

第二天我们又开始新的行程，接着探访了原大洪村的花梨树，袁都村的古柏树、金坪村的皂角树、紫薇树，全是百年以上的古树！毗邻梨子坪森林公园的金坪乡树木繁多，树下还生长着各种花草、各种中药材，一年四季景色各自不同，真是植物的乐园。

我们探访的每棵古树都有自己的故事，周围的村民对他们充满着无比崇敬，寄予了美好愿望。他们的故事一个接一个，像一串珍珠，我也一时讲不完。

这里我只想赘述一下那棵百年紫薇树，因为这是景区内最大的紫薇树，尤其是生长在高海拔的金坪乡，着实不易。恰好我在盛夏见到她的满树花开，一串串的小紫花像铃铛一样簇拥在树上，远看像一捧献给蓝天的大花束，肆意地绽放，尽情地开。

有人说，开花的树就是她一年一度的煽情和怀春。我更想在紫薇树下深情地朗读席慕容的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：

如何让我遇见你，在我最美的时刻。为这，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，求佛让我变成一棵树，长在你必经的路旁！

诗人说，她是在向大自然表达爱！金坪的古树是值得敬爱的，他们千百年来默默地生长，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。

他们坚韧、顽强，不管风霜雨雪、严冬酷暑都是挺拔向上，直插云霄！

如果有来世，我愿意成为一棵树！

